

早知道姐姐喜欢野的我就不用装那么久了。」皇上伏在我颈间低声道。

呵呵，这个色胚，现在竟然会叫我姐姐了，之前装得不是一般二般的正经！

等被他压得翻不了身、悲愤欲绝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当初我勾引你的时候，你他娘的到底在装什么啊？」

狗皇帝听我说这话，气得脸色发黑，又把我压入床榻，吃饱喝足了才告诉我，他当时心动不已，奈何以为我是个男的，拒绝得委实肝肠寸断。

「是了，本郡主讲究灵魂爱恋，你以为本郡主是男的就拒绝本郡主，你到底还是看中了我的身子。」

听我这样说，他又身体力行地告诉我，我说得对！

【完结】甜文！非常甜，齁死的那种，带着一丝丝细碎的玻璃渣，所以是跳跳糖文！而且是愉悦版画风，双向暗恋，质量保障哦！

(1)

我和狗皇帝的渊源颇深，一切要从为什么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要扮作男儿讲起。

我有个龙凤胎哥哥，长得和我一模一样。作为男人，他长得娘；作为女人，我长得爷们。

呵呵，笑话！谁不晓得我们镇国公府一家好容貌，我和我那废物哥哥尤为突出，哥哥柔美艳丽；妹妹不才，在下我英气逼人。

那时我十六岁，我哥哥凭着自己长得好看，处处拈花惹草，而我只配待在闺阁看看话本，我觉得委实不公平，正巧哥哥惹上了宣平大将军嫡女，在他的一番蛊惑下，我跟他换了身份，然后这厮就消失了！

我呢，疲于应付他的莺莺燕燕，得帮他读书，还得帮他当太子爷的舔狗。虽然是我自己乐意当太子爷（也就是现在的狗皇帝）的舔狗，咳咳。

哥哥消失半月，我赵鄢巾帼不让须眉，已经成功地安排好了我哥的一众老相好，并且得到小太子的赏识——陪他这个十五岁的小屁孩读书。

太子是真好看，我擦了擦嘴角，谨防自己失态。才十五岁毛还没长齐的小屁孩，已经帅得让我合不拢腿了，我暗搓搓地计划着把他拿下。

后来我发现太子智多近妖，武功藐视群雄，杀人于无形，还不近女色。

呜呜呜，总之太子殿下千好万好，除了不喜欢我，简直就像是为量身打造一般。

我一边应付着我哥的莺莺燕燕，一边暗搓搓地觊觎我的小太子。对了，太子名唤谢玉，跟他人一样，高贵！清冷！有气质！

「太子殿下！」我兴冲冲地跟这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少年打招呼。他特别有礼貌地笑了一下：「赵彦世子。」我的小心肝都给他笑化了，崽崽，崽崽，你想要什么，姐姐给你买。

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太子身侧，时不时偷瞄他一眼。

太子侧头疑惑地问我：「赵彦世子为何一直看着孤，是孤有什么不妥帖之处吗？」

我笑着摆手，没有没有，怎么可能不妥帖，你都妥帖到我心坎里了。

太子和我就这样保持着男神和他的舔狗日常，大约半年后，他终于叫我阿彦了，虽然我其实希望他叫我鄢儿。好吧，我知道是我痴心妄想了，我也蹬鼻子上脸开始叫他的字——明锡。

这日，我同太子一起到素芳园喝茶，百无聊赖，只能对着他的盛世美颜发呆。

「阿彦，不要这般作态。」太子语气有三分无奈。

「世子！你都多久没来见见奴了。」一道好听却略带凄厉的女声响起，我一看，是素芳园的台柱子，沈玲玲。

啊，这是什么新欢旧爱修罗场啊，本郡主不能慌。

我偷偷瞟了一眼太子，他没啥反应。

「玲玲，我这些日子，忙着帮宫里头准备太子生辰礼，疏忽你了，别难过了。」我牵起面前这可人儿的小手，擦了擦她虚无缥缈的眼泪，美人果然破涕为笑。

「孤不知，世子原来这般能说会道。」太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虽然我小嘴抹了蜜，可我对您的蜜，天地可鉴，都是真的。不过这话我也只敢在心里想想，不能说出来，「不敢当不敢当，毕竟我是明锡你的人，哪能不八面玲珑。」

太子轻笑：「我的人？」

我点头如捣蒜，他倒也不为难我，起身叫我一同上马车离开。临别时，他提醒我，给他准备的生辰礼物，可别叫他失望才是。

我很苦恼，太子爷什么没有，我怎么能叫他满意？把我自己送给他行不行啊？

我有金山银山，小太子不稀罕。

送美人？除了我自己，哪个美人配得上他！

要不，我帮小太子做一件衣裳？小太子穿着我做的衣服睡觉，简直和我睡觉没有什么区别！

(2)

说干就干，我花了一大把数不清的银子，凭着镇国公府超然的地位，收购到了碧玉琉璃锦。

我起早贪黑，除了跟小太子读书、批奏折、用膳，就是日夜赶工，为他缝制爱心衣裳。

小太子见我日日行色匆匆，脸都黑了一半。

紧赶慢赶，我终于给小太子赶出了一件云纹的藏蓝色锦袍和君子兰纹的玄色锦袍，配两件白色的里衣。

这礼物真的是又伤钱又伤人，我困得倒头就睡，不知今夕是何夕。

终于一觉睡醒，竟然过去两日了？我委实是个猪啊！

我不靠谱的父母一点也不管我和我哥的死活，太惨了。

我飞速地沐浴，头发都来不及绞干，急匆匆往东宫赶，当然，还带着我的心意，哈哈，我一定能把小太子感动坏了。

来时月明星稀，东宫已经人走茶凉，只有太子一人坐在冰冷冷的大殿上，满地杯盘狼藉。月色洒在他身上，我看得痴了，脚下不由地轻了。

「世子怎么来了？」太子第一次说话语调那么冷。

我有些不开心，什么叫我怎么来了，我可是他最亲近的.....臣子。

我抬头看他，却见他往日温润如玉的脸有几分阴沉。

我低声道：「臣罪该万死，臣起迟了。」

太子锐利的眼神扫过我，似乎要将我刮了去，看得我一阵后怕。他起身朝我走来，伸手摸了摸我湿漉漉的头发，「从哪个温柔乡出来的，嗯？」

他的声音很清润，我却莫名地听出了一丝别的意味，仿佛我要是答得不好就完蛋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伸手抬起我的下巴。

他的唇离我那样近，我忘了害怕，受美色蛊惑，我往前进了一步，他一把推开我：「放肆！你当孤是什么？」

我吓到连忙跪倒在地，君王一怒，伏尸百万，我的小太子有那气势了，吓得我连忙认错：「臣罪该万死，求殿下宽恕！」

他一把将我拽起来，「谁要你跪了！」

我，这有点难顶啊。

他捏着我的下巴，咬牙恶狠狠道：「你是罪该万死。」

我唯唯诺诺地拿出自己做的衣服，献媚道：「这是臣亲手做的。」

小太子闻言一愣，接过礼盒打开，面色有一些古怪：「你做的？世子还会这个？」不等我说话，他又讽刺道：「不会是哪处温柔乡做的吧？」

我十分惶恐，「臣怎么敢糊弄太子殿下，真是臣自己做的！臣自小同妹妹亲厚，妹妹教我的。」

小太子周身的那个吓死人的氛围突然就没了，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温和有礼的样子。我晓得他气消了，长吁一口气。

「做得不错。」太子招呼我过去喝酒。我哪敢不从，陪着他一杯接一杯，不醉不归。

我迷迷糊糊地感受到小太子似乎伸出修长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脸，「你可知妻子才给夫君做衣裳，嗯？」他轻笑两声，「你总是惯会哄我。」

我本就不爱喝酒，偶尔小酌那叫有情调，似刚才那般不要命地喝，再来一回，不管什么太子不太子了，我直接酒壮怂人胆，把他拿下！看他还敢不敢搞我！

而且，最夸张的是，喝得半醉半醒，我似乎感觉小太子把我抱了起来，还亲了我一口。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得了呀。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东宫客房，一身酒味，都快臭了。我对着铜镜拆了玉冠，准备洗漱。

谁曾想，太子在自己家开始不讲究礼仪了，大清早就闯入我房间！哼，诚然他现在不知道我是女郎，但这般直接进来也太.....我抬头看见他精致俊雅的眉眼，算了，本郡主不同他计较。

转过头，在镜中，我看见了自己睡眼朦胧，神色娇媚，青丝披散，色绝桃李，一时间自己都有些痴。眸光飘到小太子身上，见他果然也有些愣神，心里暗喜。我开始梳头，可惜笨手笨脚的。

太子倚在一边，看着笨拙的我，接过玉梳竟侍弄起我的头发来，我简直受宠若惊。

「太子殿下，您别这样。」我嘴上说着，其实已经快活得眼皮子都耷拉下来了。

偏生小太子看不出我的客气，放下手中的玉梳，认真问道：「别哪样，嗯？」这上扬的尾音跟钩子似的，把我的三魂七魄全勾走了，听得我腿软，要不是坐着，我现在指定已经投怀送抱了。

「哎呀，我跟你客气呢，明锡你继续，你继续。」我厚着脸皮道。

小太子闻言朗笑出声，我看着铜镜里他的姿容，心尖儿都抖了。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回来咱俩换换，我他娘的有要追的人了，再慢一步就和别人跑了！

我第一次迫切地想做回自己。

我试探地和小太子说道：「太子殿下，您觉得臣长得如何？」

太子一脸古怪地看了看我，半晌道：「若是女儿身，当得起孤的太子妃了。」

我闻言一喜，我们这算是私订终身了吧？哈哈，我连忙殷勤道：「臣有一个妹妹，长得跟臣一模一样，待字闺中，性子极好，太子您看？」

搞得跟拉皮条一样，羞耻，可是给自己拉皮条，还得卖力，唉。

小太子突然恶狠狠地说：「孤随意说的，你也信？」

啊这，我看他不太开心的样子，明白自己终归是不自量力了一些。

也是，殿下龙章凤姿，岂是我随随便便就能到手的？我还得从长计议，慢慢觊觎他。

「是臣逾矩了。」我闷闷回道。

太子冷着脸不说话，手上动作还是很轻，生怕扯断了我的青丝似的。

「孤不在意。」我听他这没头没脑的话，有些懵逼，他不在意啥呀，给我继续梳头啊，舒服死了。

唔，我一看镜中，原来的玉冠都已经被戴好了，真好看。在我顾影自怜、得意扬扬之际，太子已经出了门去。

等我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不在意，竟然是不在意我逾矩？我……靠！这厮不会暗恋我吧，哈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我可是个男的，而且还是个哪儿哪儿都不如他的男的。一时气馁，我只能感叹，小太子对自己的近臣真好。

我突然有个大逆不道的想法，日后他登基了，我哥哥岂不是快活似神仙？还都是我给他谋来的，实在可恨！可惜我家小太子是真的一点儿也不近女色。唉，美女叹气。

我理了理不太整洁的衣袍也出门去，却见太子立在屋外的枇杷树下。枇杷树亭亭如盖，佳人长身玉立，看得我心尖儿一阵发颤。

我想，我喜欢他确是源于颜值，可我也爱慕他的气度和性格呀，或者说，他若不是谢玉，我定然是不欢喜的。

我小步跑到他面前。

「慢些，跑什么。」他伸手拦住我。

「得回去了，都没有沐浴，不舒坦。」我本该皱眉表达自己的不舒坦才是，但看着太子这温润如玉的样子，我的心浮气躁统统飘散了。

谢玉面色不太好看，「孤的太子府，连让你沐浴的地儿都没有？」

啊，是我失策了，那可太可以了。

我还可以穿小太子的衣服，这样想着，我的脸开始发烫，心尖儿止不住地颤。我太蠢笨了，多亏小太子提醒。我佯装为难道：「可是，没有衣服穿呀。」

「孤借你便是。」太子随口说道。

可是为什么是借我？一件衣服而已，您堂堂太子殿下，金山银山都入不了您的眼，您竟然跟我计较一件衣服。

这话我也只能腹诽，总不能说「我觊觎你，把你衣服送我吧」。

「那叨扰明锡了。」我脸上笑嘻嘻，心里嘛，呵呵，先拿着，我到时候不还，就一件衣服，还能跟我要了去？

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太子去拿衣服。

他惯常穿白色、玄色、藏青色，可偏生就给我拿了一件红色，他往常穿没穿过我都不知道。我心里空落落的，试探道：「明锡竟然有红衣？怎么不见你穿过。」

太子笑道：「颜色艳丽，母后吩咐做的，孤不太爱穿，进宫穿过三两回罢了。」

我心里舒坦了，我家小太子还是穿过的。

我乐呵呵地拿着衣服进去泡澡，心里有点小九九，本可以随便洗洗，我还是选择拆了刚束好的头发，想一会儿让他再给我梳一次头。

(3)

青丝披散，水汽濛濛，红衣加身，艳色无边。

太子再一次认真地给我这麻烦精梳头。

我透过铜镜偷偷瞟太子，短短时间让他屈尊降贵给我冠了两次发，他完全没有一丝不耐烦，仍然面色如常，温和静美。这修长的手轻轻拉扯我的头发，像在折腾艺术品，要是能折腾我就好了，我色眯眯地想。

太子衣衫有些大，我穿上后，得挽着袖子。我跟在他后头准备一起在东宫用膳，他看我拖拖拉拉的样子，眉头一挑，「衣服也不会卷了？」

我忍不住老脸一红，他却直接上手给我卷起了衣袖。

你说，我以后换回身份，赖上他，能怪我？他分明时时刻刻都在勾引我，还妄想不负责！我可不是能叫人占便宜的人！对，负责！我丝毫不害羞，甚至有点想洗干净送上门。

思绪一飘就远了，老想些有的没的，人应该活在当下。我得学会承受太子不近女色更不近男色的事实。

秀色可餐，显得东宫的膳食比我国公府美味百倍。小太子抿了一口茶，眸子也没抬，「总看孤做什么？饭也不会用了？要孤喂你？」

你要想，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我嘴上忙道：「不敢不敢，不敢劳烦殿下。就是殿下颜色太甚，臣是以有些情不自禁。」我这话说得可以算得上是冒犯且大逆不道了，但一时没忍住，这就是色胆包天吧。

我悄悄地瞄着小太子的脸色，发现他肉眼可见地愉悦起来，我不由暗笑，小太子还是自恋，也喜欢别人夸他。

太子状似随意地问道：「世子可是总爱夸赞那些好颜色的人？」

我听得一愣，我眼光甚高，毕竟我一家子都好看，只有小太子长得让我心尖儿直颤。我老实回答道：「不曾，臣未见比太子殿下俊秀的男子。」

果不其然，小太子的愉悦更甚，我不由觉得自己手段高明，发自内心的感叹竟然拍马屁成功了，这就是未来天子宠臣该有的自我修养，呵，我哥哥定然没有。

谁晓得小太子竟然不依不饶：「那女子呢？」

我哄着我哥的那些红颜知己，都快把我话本子里的溢美之词用光了，怎么可能没夸过，我斟酌一番，试探地说道：「其实女子也未尝有。不过女子惯爱听甜言蜜语，臣倒是会夸上一夸。」我这话说得可算是万分妥帖了。

谁曾想，小太子不是善茬，脸色漆黑如墨，「世子不愧是帝京女郎的春闺梦中人，真是风流至极。」

他这是在夸我吗？话说得不错，就是脸色太差。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老实询问：「臣可是说错了什么？」一个好臣子的修养就是不懂就问，上位者不会嫌弃你蠢笨，反而觉得你乖顺。

小太子果然平静下来，淡淡道：「……不曾。」

匆匆用了膳，感觉也没什么好待的了，我也只能失落地离开。

日子一天天地过，白云苍狗。我哥却死活不回来，要不是父亲、母亲完全不担心的样子，我还以为他死在外头了。

小太子要选妃了。我想去。

可我哥，我不敢担欺君之罪，我又舍不得这个机会。

我终于还是鼓足勇气，为了美色，把脑袋别在腰带上，换上裙衫，一身红装，去了东宫。

远远的，我就看见小太子兴致缺缺的样子。

和小太子视线相撞，他竟然朝我走来，我一时间心跳如雷，他走至我面前，声音有些冷：「你兄长让你来的？」

我是镇国公府唯一的嫡女，自然是要入册子的，应该算是「我哥」让我来的。我羞涩点头，没有说话。

小太子似乎在忍耐着怒气，「你低调些，孤并不想选妃，不必刻意表现自己，回去帮我谢谢你哥的好意。真是孤的好臣子，自己家妹妹都送来了！」说罢他拂袖而去。

我心里难过，碍于规矩，老老实实地看众人表演，环肥燕瘦，很是不错，我歇了心思，一点也不想动，早就推说身体不适，在下头看着。

台上那人，明明往日温润，但在这满园春色里，他竟然面色有些冷，最后未选一人，我不由地怀疑他是不是不行。

想到这点，我犹如醍醐灌顶，对啊，怎么往日没想到，怪不得怪不得。

我扮作我哥哥的时候，每次表现风流，他就不开心，看来是他嫉妒我！

我似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心里已经不难过了，甚至有些想笑。不不不，不想笑，我的后半生幸福，委实堪忧。

我匆匆离去。

跑到青楼，我找了我哥的一位红颜，洛水阁花魁——许秋月。

「秋月呀，我有个难言之隐。」我搂着秋月，十分遗憾地说。

秋月笑着点我，「世子有事直说便是。」

我也不害臊了，反正败坏的是我哥的名声，「你可知，有什么壮阳的法子？」

秋月闻言睁大眼睛，叹道：「怪不得世子从不碰奴。」

我心里疑惑，以为我哥风流，原来是个假把式，我哥不会也不行吧？我身边的好儿郎们这都是咋了？

罢了，罢了，他们讳疾忌医，就由我这个贴心小宝贝来帮他们吧。

秋月给了我好多纸张，上面全是方子，我匆匆带走研读。

如何不动声色地喂给小太子呢？

我买了些食材，跑到东宫后厨，和厨娘一番寒暄，夸得她喜笑颜开，答应为我做盥汤。

来了太子寝殿，太子正自己跟自己下棋，听我进来头也没抬。

我只能讪讪地说：「不如我来和明锡对弈吧？」

小太子抬头看我，扔下棋子，面色不太好看，「世子昨日让你家妹妹来选秀了？」

「臣不知殿下心意，是臣之过。」我听着就知道他介意女色，可也不是什么大事啊，气什么！唉，男人，难懂。

小太子闻言，眸子一亮，忍不住抿了抿唇，「你知道了？」

我知道他不行，他高兴啥？他不会是在诓我，然后借机发火吧？瞧把我机智的！「不曾。臣为不能解殿下之忧而遗憾，或许殿下可以和臣说说？」

小太子又面色如常，「你今日去花楼了？」我怎么以前不知道，这男人，自己不行，还看不得别人行，既然如此，只能牺牲我哥了。

我上前一把抱住小太子，就哭了起来。小太子抚着我的后背安慰道：「好端端的哭什么，孤不怪你了。」

不怪我什么，不怪我去花楼？天啊，男人不行了，果然内心阴暗，我连忙道：「臣，臣其实有难言之隐。」

太子挑眉，「什么难言之隐？说出来便是，哭哭啼啼作甚？」

我也不忸怩，「臣虽看着风流，其实臣……不行。」

小太子僵在原地，面色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些什么，半晌安慰道：「没事，不行……也挺好。」

「臣可不可以往后都来东宫用膳，东宫规矩好，臣想用膳食调理调理。」我得寸进尺，说出此行目的。

小太子笑着同意。

哼哼，我看是他自己想吃。「伴君如伴虎」说得真不错，明明为他好，还得畏畏缩缩，唉，宠臣难为。

(4)

等到传膳的时候，小太子看到桌上的那盥汤，挑眉笑道：「孤看你早就打算好了。」

我憨憨一笑，低头盛汤，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我咂咂嘴，建议道：「殿下，这汤真不错，不如你也尝尝吧。」

我寻思着我这已经十分委婉了。谁晓得，小太子脸色一冷，说不必。

嘿，壮阳汤我都给你送嘴边了，还以我自己「不行」的名义，你还不喝，也忒不识抬举了！我尽心尽力保全你的面子，你呢，不识好人心。

我委婉地劝道：「殿下，这可是我和秋月求来的法子，定然有用，便是正常男子喝了，也定能壮阳，对殿下总归没坏处不是？」

谢玉放下筷子，看着我，「世子自己喝，孤不需要。」

无奈，只得使出杀手锏，我一头扑在小太子怀里哭，「臣一个人吃，心里难受，求求殿下陪陪臣吧。」

谢玉十分僵硬，黑着脸色扶我起来，「你这动不动.....就哭的毛病从哪儿学来的？」他虽说着，却也答应用膳。

我算是明白了，小太子怕丢脸，一定要旁人比他更丢脸，他才放得下身段，唉，我以前真不知道，小太子内心如此纠结。

这般两个多月，我是动不动就上火，小太子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一般，眸色深深，我严重怀疑，他快好了，心里对我感恩戴德，只是面上不显，不由得暗自得意。

最开心的事发生了，我哥披星戴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回来了。

我抱着他失声痛哭，「黑心肝的赵彦啊，你他娘的去哪儿了？虎毒尚且不食子，你完全不把你妹妹我当人看啊。」

我哥一把推开我，半嫌弃道：「起来，疯疯癫癫，像什么样子？」

「我帮你应付莺莺燕燕，帮你讨太子欢心，你以后就是天子宠臣，你这样对我？」我瞪大眼睛看他。

我哥漂亮的脸色一僵，「你帮我把那些.....处理了。」

卧槽，渣男！

「你怎么有脸说？」我拎着他的领子。

他狡辩道：「我同她们本就没什么！再说，我此番如此辛苦去了北境追璇儿，也是这摊子事儿。」

怪不得那么久不见，原来给我找嫂子去了。

季璇，宣平大将军嫡女，跟着大将军驻扎北境去了。

「追到了？」我八卦地笑道。

我哥眉头一挑，「你哥是谁？改日就去提亲，你且再顶替我两日，帮我应付了去，日后你说什么，哥都依你。」

空手套白狼，玩得真好，我跟他摆手，「哼，你上位之后，记得把我家殿下打包送给我就行。」

我哥听着面色一黑，揪着我耳朵教育我不矜持。

岂有此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狗贼！

这日，我正在解决我哥的某位红颜知己，「对不起，我心里有了个舍不得他难过的人。往后你也会遇到舍不得你难过的人的。」

那姑娘哭得梨花带雨，我一时也有些束手无策，正抬腿欲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唤我：「阿彦怎么在此处？」

我也不晓得小太子听了多少，来了多久，一时间有些慌张，便一把拉过他的手腕转移话题，「明锡，好巧啊，正好饿了，一道去你东宫用膳吧。」

小太子还是那个熟悉的小太子，未曾为难我，瞥了一眼我拉着他的手，笑着说好。

我蔫蔫地吃菜，小太子却十分好心情地为我夹了菜，我估摸着那方子是真有用，一时间因为伤害别人家姑娘而失落的心情又好了起来，毕竟我和小太子的未来幸福有望了。

听说小太子最近在调查我，我十分纳闷，就去东宫找他。进去时，正好看他自己和自己对弈，我瞟了一眼，发现是一盘乱子，根本下不好。

「听说阿彦最近和自己的红颜知己们都断了个干净？这是为何？」小太子笑着问我，声音又沉又缓，半带蛊惑。

我一时鬼迷心窍，深深地看进他的眼睛，「因为，我有很喜欢且不想辜负的人。」

小太子的脸上出现了点点笑意，「那你跟那人说了吗？」

哎，被拉回了事实，我当然不能啊！低下了头，有些郁闷，说出了我哥的故事，「我与她已经互通情意，等过些日子，就去她府上提亲。」一时间有些羡慕我哥，什么都有。

谁晓得我却听见了小太子极为压抑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连忙抬头看他，却发现他面色森冷、眼尾通红，显然有着勃然怒气，一时间有些委屈，「殿下息怒，求殿下责罚。」

小太子闭了闭眼睛，敛去怒意，声音沙哑，「起来，罚你什么？」

闻言，我站起身子，看见他眼睛隐隐有红，是难受的伤心的样子。

一时间我心里钝痛，我怎么舍得我的小太子难过？我用生平最温柔的声音问道：「明锡怎么了？」

小太子愣了愣没有说话，让我离去。

我只能离开。

这次一走，我就得和哥哥换回身份了。我要待在闺阁，下次同小太子这般聊天，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我待在闺中，边疆战事说起就起，皇上身子骨不太好，太子要领兵出征。

这夜，我跪在父母兄长面前，磕头请罪，以求出征，他们终归没熬过我。

去往战场的时候正是秋天，秋风瑟瑟，我骑着马落后太子半个身位，看他挺拔的背影，我发现，他已经不是我的小太子了，而是一个能承起国家之重的俊美儿郎。

「殿下，战场上刀剑无眼，还望殿下多多爱重自己。」我忍不住上前和他说话。

太子侧头深深看我一眼，里头万千情绪，我一概没看明白。

同楚军厮杀数月，到了决胜时刻，太子于军帐中设计，以自己为诱饵，引楚军入天险关，让我为援军支援。

军帐中的将士跪了一地，都求殿下收回成命。

一国储君，怎可以身犯险？

我看着太子极美极温和却又极坚定的脸，单膝跪地，「臣，定当不负殿下所托。」

太子看了我好久，才让我起身。

太子紧不紧张，我不知道，但是当我带着援兵进入天险关，看见太子受困，羽箭朝他袭去时，我的心似乎不再跳动了。

那一刻，我超越了一个人的潜能，以我这辈子再也达不到的速度，挡在了太子身前，为他挡下那一箭。

意识开始模糊，我看到了太子的泪，不要钱似的砸在我脸上。耳朵轰鸣，我只看见他漂亮的唇在张合，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我用尽全力说：「太子，我是.....赵鄢.....」

我昏死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日，等我悠悠转醒，看见趴在我身旁眼睛通红的太子，「殿下，臣没事了。」

太子看着我，缓缓伸出手，似乎要触摸我的脸，我一时间有些紧张，他却又收回手，「没事就好。」

我低头发现自己早就换了一身衣服，心里开始后知后觉地紧张起来。

太子沉沉的声音响起，「你有什么想同孤说的吗？」

我听了一愣，「殿下没事吧？」

谢玉勾唇一笑，看起来心情并不是很好，「好得很。」说罢就拂袖离开。

我心里一时间有些坠坠的，也不知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可这欺君之罪，我不敢乱招认。

(5)

班师回朝，这一路上谢玉对我的态度，可谓尤其捉摸不清，一会儿极为温和，甚至有些让我受宠若惊；一会儿又极为冷淡，似乎比来时还不如。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太子入宫见了皇上，而烟消云散了。

宫人皆知皇上那晚发了好大的火，砸了一整个御书房的奇珍异宝。

最后出了一道圣旨，封宣平大将军嫡女季璇为太子妃，择日完婚。

荒唐！荒唐至极！怎么可以，太子根本没见过季璇，季璇是我哥的心上人，我的准嫂子！

我匆忙换了男装跑去东宫，没让人通报就闯了进去，恰巧见谢玉在饮酒，看起来，他心情不是很好。

我哽咽道：「殿下要同季璇成婚了吗？」

谢玉笑着看我道：「父皇之命，孤会待她好的。」

我忍不住掉了泪珠子，谢玉极为蛊惑的声音响起来，似乎在勾着我说些什么，承认些什么，「阿彦哭什么？」

我摇摇头忍住，就听见谢玉嗤笑一声。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却低头喝酒，不再理会我。

我回了镇国公府，想着我哥该和我一般，天涯沦落人，便去他房间寻他。我等了好久，等到更深露重，这人才回来，我一把抱住他手臂大哭起来，「哥啊，你好惨，我也好惨，嫂子也好惨。」谁料赵彦完全不理睬我，一把把我推开，神色颇为嫌弃，「回你屋里睡觉去。」

我本想找我哥借酒消愁，谁曾想他竟然没有愁，「你不难过吗？」

赵彦脸上少见的尴尬跑了出来，「皇命不可违。」呵，说得好听，渣男就是渣男，我不再理他，自己回了屋子。

只剩我一个人留在这漫漫黑夜时，我发现，这件事，真正难过的，或许只有我和季璇。况且，我哥这个渣男根本不值得，季璇往后，也不会再难过了。

原来只有我啊。

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可我也逃不开，太子大婚，举国同庆。枕巾被沾湿了一夜，我看着铜镜里极为憔悴的人，勉强上了妆，出门去。

站在人群里，看着远远来的迎亲仪仗，太子难得穿红衣，果然如我无数次幻想中一样，美艳逼人，不可方物。他离我近时，终于将眼落在我身上，这似乎给了我莫大的勇气，我佯装被人挤开，拦于马前，他虚扶我一把，「郡主小心。」

我深深地看着他，眼睛有些红，「在你身边的赵彦是我，赵鄢也是我。」

谢玉听了我的话，扶着我的手紧了紧，又松开，直起身子，驾着马又向前去，留下轻飘飘的一句——「孤知道了，回去吧。」

我终于哭了，在这个所有人都笑的日子里，我明白，我和太子，再无半点可能了。

我成日流连梨园画舫，听曲喝酒。

皇上身子骨越来越弱，担心太子子嗣问题，频频招他入宫。

不久，季璇怀孕的消息传来。

我手中的酒壶打翻在地，画舫的侍从匆忙来为我收拾，我迷茫地出去透透气，却看见了那个我好久不曾见到的人，「恭喜太子。」

祝他娇妻美眷，喜得麟儿。

太子只是极为冷淡地看了我一眼，朝我点了点头。画舫相错，就像我和他。

我笑着让人帮我将酒壶拿出来，就看着这接天水色，不知道喝了多少壶。

直到神志不清，落入水中。

我水性不好，在水下胡乱挣扎，觉得自己可能要命丧湖底，突然被人捞起，那人炽热的唇覆上来，为我渡气。那熟悉的气味，一时间让我想哭。

我昏昏沉沉，拉着那人的衣襟，「明锡，你为什么不看看我呢？我真的好喜欢你……」

那人安抚地拍拍我的后背，「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等我悠然转醒，发现身边守着的人竟然是护国公世子景城之，我俩从小关系也算不错，一时间我有些尴尬，当着熟人的面说了那么些没皮没臊的话。

景城之倒是颇有几分太子的气质，待人温和有礼，「鄢儿既然无事，我也差人唤了镇国公府的人，不如就将画舫靠岸，今日早些回去休息吧。」

坐在马车中回府，我心中怅然，我以为，那人是太子，果然妄想了。

一番生死，一番梦醒，我似乎看透了些，不再关注太子，又开始看话本、不喝酒的养老生活，只是偶尔想起他时，心中会有些难受。

却哪里晓得，季璇身怀六甲之际，皇上驾崩，举国同丧。

我知道太子敬爱他父皇，他此刻守夜心中悲伤，季璇怀孕必然不能时时陪他，一时间忍不住，就悄悄摸进宫里，要了身内侍服，默默陪在他身边。

纵然他不知道，纵然他不需要，可我还是忍不住。

太子登基，即将要充盈后宫，对他而言我什么都不是，我怕自己忍不住要去犯傻，开始议亲。而那人，恰好是景城之，同太子有些像。

可好像老天就不想让我的小太子好过，季璇难产而亡，诞下死胎。妻子、孩子，他什么都没有，孑然一人，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想去看看他，看看他能不能好好的。

谁知等我入了养心殿，这人一身白衣坐在殿中，笑着朝我伸手，「鄢儿受苦了。」

我整个人愣在当场，「陛下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的眼睛，告诉了我这个漫长的故事。

原来先帝在我和谢玉班师回朝时，知道了我乃女儿身，气愤我胆大妄为，又忌惮我镇国公府，拼了命地拆散我和明锡，给他儿子铺就一番锦绣前程。

明锡知道季璇与我哥心意相通，与二人道明真相，也算是求他们相助，如今季璇应该已经假死与我哥相见了。

我眼眶通红，「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明锡修长的手极为颤抖，「我不知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以致你从不肯告诉我你不是赵彦。」

他知道赵鄢和护国公世子如今在议亲，他不知有人是不是取代了他的位置，他也不敢问。

我转过身去，「可是我和景世子如今很好，多谢陛下厚爱了。」

我一直这么努力，你还看不见，凭什么啊！就是仗着自己长得好看。你不来追我，我起码三天不原谅你。我边往门外走，边想着。

就在我要碰到门框时，被一股大力拉进怀里，明锡那抱着我的手都是抖的，声音也是抖的，「阿鄢，不要走。」

我拉开他的手，冷着脸看他，突然笑起来，吧唧一口亲在他玉似的脸上，「你再这样，我肯定和别人跑了。」

不会。

日子一天天地过，该守的礼节都守了，明日就要嫁给我的小太子了，哦不，已经是我的皇帝陛下了。心里十分紧张，又十分想念，我终于忍不住摸去了养心殿。

想也不想，推门而入，里头灯火隐隐，我绕过屏风，就看到了让我心疼加速、口水直流的画面。

雾气升腾，明锡就倚在里面浅眠着，被我惊醒，耳尖通红，煞是可爱，声音有些哑，「赵鄢，朕建议你最好现在出去一下。」

他都不跟我自称朕的，突然摆谱，哼，生气。嘿嘿，其实是色胆包天，我哼道：「我不要。」说着就上前，想要一亲芳泽。

就看见谢玉面色一僵，伸手拿过袍子，也不管湿不湿就往身上套，然后才站起，拎着我的后衣领就把我扔到床榻上，声音有点凉，「赵鄢你可真是吃的东西没长脑子，全长色胆了！给朕先好好在这待着！」

说罢他出去，片刻穿了一身玄色锦袍回来，再搭上有冷脸，显得冷漠无情又勾人，妙哉。

不过此时，我的色胆没了，理智回笼，忙不迭跪在床上，哭道：「臣女知错，求陛下宽恕。」

听听，听听，这话说的，果然胆子没了，脑子就有了，不说罪说错，不说求罚说求宽恕，果然是聪明极了，我不由暗自为自己的语言艺术得意。

明锡靠着床栏，笑问道，「朕以为，你胆儿那么大，不晓得怕呢。」

我听出明锡并不想为难我，便得寸进尺抬起身子，一把拦腰抱住明锡，继续哭道：「我真的错了，我错的不能再错了，我不该色胆包天想轻薄你，可我情不自禁啊。」

明锡耳尖一红，准备摸我脑袋的手一顿，咬牙道，「朕说的，是这事吗？」

我继续哭，「都好些日子没见了，想你了才来的。」

明锡的手终于放在了我的脑袋上了，摸我柔顺的青丝，「你倒是乖觉，起来吧，别扒在朕身上。」

我不肯，继续哭，「你是不是心里一点都没有我，既不让我看，又不让我抱，还要怪我，你好狠的心，呜呜。」

明锡一时脸也有些红，无奈坐下，把人搂进怀里，「朕何时心里没你了？快别哭了。」

我听得雀跃至极，一把爬起来就要亲他，被谢玉红着脸挡住，「赵鄢你要点儿脸。」

我又蔫了，闷声道：「为什么不可以？」

谢玉眼尾有点红，声音有点哑，「我会克制不住的。」

我听了笑眯眯道：「你不用克制。」显得有些无赖。

谢玉伸出修长的手指弹了我脑门一下，无奈道：「荒唐！起来吧，我送你回去。」

路上还教育我，婚前见面不吉利，不可以这样，可我分明看出，他看见我也很开心，哼，我便不同他再计较了。

(6)

终于，天色蒙蒙亮，我满心欢喜地穿戴上凤冠霞帔，嫁给了我的心上人。

是夜，红烛满室，明锡吻住我，「鄢儿，你不知，我有多幸运。」不是孤，不是朕，是我。我也很幸运，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就变成了求饶。

可笑我当初竟然以为他不行，还喂了那么多药膳，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真是恨不得抽死以前的自己。

而且明锡真是大尾巴狼！平时装得清心寡欲、不近美色，原来都是假象！呜呜呜。

我在中宫吃着葡萄看着话本，明锡一身寒霜地进来，「昨日去哪儿了？」

我收了话本，唯唯诺诺地道：「就出去听了个曲儿，和我嫂嫂。」

明锡笑得意味不明，「没有别人了？」我手轻轻一颤，「还有城之。」

明锡脸色肉眼可见地黑了，「你叫得挺亲热啊！」

我连忙改口道：「是景世子！而且只是恰好碰到，跟你汇报的人不会没说吧，你不能无理取闹啊，你这样……」

明锡已经把我一大串话给堵住了，「阿鄢真是好动，不如为我怀个孩子，也好休息休息。」

我能说什么，我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怀孕失败第七天，我要出宫玩，谢玉非要陪我。我换了身男儿装，表示自己会乖，明锡很满意，但还是要陪我。

于是就有了，我又碰见了沈玲玲。「世子，你可真是好狠的心啊。」说着她就要向我扑来。

我看着谢玉不太好的脸色，心想，我心狠不狠我不知道，你的心是真的好狠啊。

我跳开哭道：「姑娘，当年种种，皆是我的错，你莫要难过了，但是我如今家有娇妻，温顺贤良，貌美窈窕，我甚爱之。」

说着，我看了看明锡，其实我是拐弯抹角夸他，和他表明心意，他感受出来了吗？

果然我见明锡勾起一个不太友好的笑，「娇妻？」

我指了指我自己，「是我，是我！」

沈玲玲看着我们这个样子，惊讶至极地走了。至于我哥的名声，就不归我管了，我帮他管太久了，管不住了，让嫂嫂管吧。